

公民黨死纏「雙非」官司謀私利

□李繼亨

【議論風生】

菲傭居港權終審即將開庭，就在如此緊要關頭，公民黨不顧社會的整體感受，連連作出干預司法判決之舉。繼早前公開向終審庭施壓後，日前又再發出聲明，以維護基本權力為由，要求政府為可能涉及的「雙非嬰」尋找大律師代表。菲傭案尚未完結，何以突然加入「雙非嬰」爭拗？公民黨將兩者強行混為一談，將單一案件加以政治化，到底有何居心？

答案其實並不複雜，公民黨無非是要通過將案件的複雜化，增加其黨員李志喜所代理的菲傭案官司的勝算。而只要菲傭最終勝訴，則可達到兩大政治目的：第一，公民黨可以洗清「賣港」罪名，重回地區經營；第二，削弱人大釋法權力範圍，破壞「一國兩制」的順利運作。

政治化案件影響法庭判決

不得不佩服公民黨一衆狀師的「智慧」，深諳玩弄司法程序與條文解釋的妙處。過去七年來，香港社會屢屢被司法爭拗所困，議會內鬥、社會分化，香港市民住往有一種無力之感。一方面明白司法獨立不應

受到破壞，另一方面又憤怒於政客操弄官司謀私的做法。市民儘管無奈，但過去的事實來說，香港社會受到傷害，但公民黨卻在不斷「壯大」，而他們玩弄官司的手段，更是不斷「進步」。早些年攻擊人大常委釋法權、質疑中央任命高官權力等事例尚且不說，近年刻意挑起菲傭居港權之爭，並以此來挑戰香港現行的入境條例，破壞政府行之已久的居港權定義。

但或許是人算不如天算，在工於心計的同時，公民黨錯估了民意，沒有料到遭到香港社會的強烈反彈，批評之聲此起彼伏，公民黨為此負上沉重代價，兩次地區選舉都因此遭到牽連。正因為如此，整個政黨過去兩年來不斷在尋找機會，意圖改變這種「賣港」的政治罪名。

在整個菲傭居港權一案中，公民黨儘管不承認與自己有關，但事實卻是，他們由頭到尾不斷在製造意圖干預司法判決的政治舉動。去年原訟庭判菲傭敗訴後，已立即支持上訴終審庭，並不斷製造輿論，將向法院施壓的罪名「移花接木」到特區政府頭上。去年底律政司向終審庭建議主動向全國人大尋求釋法時，公民黨一衆黨徒在強烈反對之餘，更尋找一切機會，要求加入「雙非嬰」一方。及至前日，大律師公會又發表極其類似的聲明，如此局面，很難令人不去猜度

公民黨黑手是否已經深入到左右公會的地步。

亟欲洗清「賣港」政黨印象

事實上，在大律師公會聲明發出的同時，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已急不及待高聲支持，而該黨負責法律事務的郭榮鏗，更發出一份新聞稿，詳列諸多支持理據，一唱一和。顯而易見，公民黨要將菲傭案複雜化的意圖已非常明顯。但細看該黨的所謂「理據」，只能用強辭奪理來形容，經不起任何細緻的推敵。

公民黨在新聞稿中一方面指責律政司司長末克盡其捍衛法治和公義的責任，稱因律政司作為提出該建議的一方，而案件又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受影響的雙非兒童亦未必知悉或有能力自行加入訴訟，故律政司完全有責任去通知和協助他們參與該案件的聆訊，讓終審法院法官有機會聽取他們的意見，從而作出最公平公正及合乎法治的判斷。公民黨其他黨徒也在不斷強化這種論調，甚至抬出「釋法有追溯力」，指一旦人大釋法，則在此以前的所有「雙非嬰」都將可能失去居港權，以此來編造誤導理據。

不可否認，菲傭上訴案涉及複雜的居港權之爭，其判決如何，或者人大常委會作出任何的釋法行為，勢將影響衆多爭居港權人士。從這個意義而言，「雙

非嬰」亦有可能涉及。但公民黨卻在掩蓋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此次是非傭與特區政府兩方面的官司，訴訟只有兩方，並不存在任何第三方，這是基本的法庭常識。如果終審庭認為，該案會對「雙非嬰」造成深遠影響，又豈會對此熟視無睹？終審庭至今沒有向律政司發出任何要求，這一現象本身已經強烈說明了，在此次案件中並不需要加入非訴訟的第三方。公民黨明知如此，卻刻意要將責任推向特區政府，其用意已是呼之欲出。

向政府施壓奧援李志喜

其次，公民黨成員儘管擁有「狀師」頭銜，但對一些香港根本性、憲制性法律缺乏應有的認識。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準。但在以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這就是說，人大常委會釋法後，之前的判決不會因此受到影響。其實，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假使人大真的釋法，又豈會做出攆奪數十萬「雙非嬰」居港權的決定？釋法所影響的，是在釋法之後的「雙非嬰」，而不是之前的所有人。

顯而易見，公民黨一衆「狀師」們，並沒有將事實的全部向香港市民說清楚，他們在做的，無非是一次又一次的誤導、避重就輕、轉移視線，意圖將菲傭居港權一案複雜化、政治化，以增加其黨友李志喜所代表一方的勝算。而歸根結底，他們之所作所為，是在增加自己的政治籌碼與實力，而不是所謂的司法獨立理念與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行為醜陋虛偽之極。

【你言我語】

青年切勿被人利用

在早前的元旦遊行以及近日所謂「光復香港」行動中，都見到一班80、90後青年揮舞着港英旗，高喊着懷念港英口號，要求回復英國殖民統治。雖然參與青年只佔極少數，但卻令人感覺到，人心的回歸工作沒有做好。一些青年對於港英歷史認識的片面，對於殖民統治的美化。出現了這種情況，與英國人的撤退部署，香港教師隊伍出現了別有用心的人和香港的某些漢奸傳媒的錯誤導向有關。年輕人政治經驗不豐富，在求學時期，遇到了在校園裡搞搞震的教師，接觸了蘋果日報這一類反對國家反對民族的報紙，所以才會受騙上當。

學港英旗青年，應讀丘成桐文章，通過補課關心香港的歷史，了解一下上一代港人的看法，了解港英管治時代對於中國同胞的殘暴和无人道，了解港英時代的政治制度，了解港英時代對各間大學和學校的箝制。丘成桐的文章，以三四十年前他在香港生活的經驗，在外國的生活的經驗，詳細地介紹了當年的香港中國居民在殖民統治下的生活的情況，指出了這些不公平現象產生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太貧窮落後了，西方列強才可以欺侮中國，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才會受到欺壓。

英殖民者高壓治港

今天，有青年人公然高呼「南京條約萬歲」，拿國恥作口號。作為炎黃子孫，仍需增強歷史認知，應該明白英國人發動鴉片戰爭的罪惡和殘暴，而不應該盲目地崇拜英國的歷史和文化。應該讓青年人知道：英國人採用殖民高壓統治，踐踏香港中國居民的人權和自由。最早期實行的是民族歧視和分隔政策，港島山頂不允許中國人居住，晚上實行宵禁禁止香港居民出街。香港居民得不到合理的醫療和教育，只能靠華人自己組織慈善醫院和識字班。港英年代，警察可以對小販拳打腳踢，公然收規，小販要經常「走鬼」和被法庭判處監禁。在1967年前，香港居民沒有人權，不准示威遊行，3個人聚合就是「非法集會」，可判監一年。港人如果參加左派工會或看文匯、大公報，就會受到港英的政治部特務的跟蹤和迫害，香港居民可以不經過起訴和法院的判決，就關進集中營，也沒有刑期。父母兄弟參加過左派工會，不准應聘為教師、警察、公務員。

回歸以來，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得到大大的發展，中央政府沒有派出港督管治香港，港人自己通過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產生區議會議員。回歸以來，香港成為了世界最著名示威之都，每年的遊行示威有三千多次，平均每每日有十次。這些情況，上一代的香港人歷歷在目，永遠不能忘懷。

如果，青少年知道了香港的歷史和中國的歷史，就不會變成迷途的羔羊，不會受到境外勢力的利用。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港青應以貢獻社會為己任

□梁立人

德高望重的國際知名數學家丘成桐指出，部分積極參加學運的大學生只重爭取權利，卻忽略讀書、做研究的本分。大學生視抗爭為首要任務，根本無助社會進步，只會令本港人才質素漸走下坡，最終淪為二等城市。丘教授的這番真知灼見，值得香港社會深思。

【指點香江】



香港近年來走上泛政治化的道路，本港學生不自覺的被反對派的政治宣傳洗腦而不自知，他們忽略了自己的學習，積極參與學運，小至校政，大至社會政策均見學生發聲，可惜，這種歪風不但沒有得到糾正，反而被視為積極上進之途，甚至有政府高官為討好這些初生之犢不惜作違心之言，大讚他們「叻仔」。然而，有社會良心的有識之士卻不屑投其所好，德高望重的國際知名數學家丘成桐便直言諍，指出部分積極學運的大學生只重爭取權利，卻忽略讀書、做研究的本分。他同時警告，歐美青年對知識的追求遠勝本港大學生，若本港大學生繼續視抗爭為首要任務，根本無助社會進步，只會令本港人才質素漸走下坡，最終淪為二等城市。

立定目標為社會做好事

丘成桐直言：「學生若花盡工夫去遊行示威，提出反對意見、爭取權利，社會一定是無法前進的。如果學生遊行目的是為了社會好，就更應踏實地學好知識，立定目標為社會做好事。」

事實上，我們所見出來抗爭的學生，只是人云亦云，對社會問題並沒有深確的認識，尤其是被人捧了上天的「學民思潮」之流，連知識基礎也沒有打好，便以社會活動家的姿態出來衝鋒陷陣，怪不得有建制派人士要和他們面對面辯論從不敢應戰。另外，近年本港大學生亦不斷爭取介入校政，

例如嶺大和教院學生正爭取有權投票選校長。丘成桐認為，遴選大學校長需深入評價候選人的學術地位、才能，「作為學生，學術水平肯定未到家，對候選人的研究題目都未能理解，談何投票權？」他又以自己曾任教的美國頂尖學府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為例，兩校師生均無權過問校長遴選，一律由大學董事會議決。

大學生勿過多介入校政

丘教授在文中亦提及在殖民時代，殖民官僚態度傲慢，中國人在自己土地受盡紅鬚綠眼的蠻夷白眼及侮辱。丘教授又提及多年前在大英倫敦大橋博物館參觀時，竟發現那裡陳列着從中國虎門奪得的16英尺大炮，這尊大炮，乃鴉片戰爭時期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親自監製。歷史記載：「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鴉片戰爭正式爆發。關天培在孤軍無援的情況下坐鎮虎門炮台。1841年1月，大角、沙角炮台相繼失守，關天培「自度衆寡不敵，乃決為死計」遣人將自己的遺物「墮齒數枚、內衣數襲」、一絡頭髮及一封簡短家信，緘封寄家，以示訣別。2月26日，英軍乘漲潮前後來攻。關天培奮勇登台，大呼督厲士卒，士卒呼聲撼山，海水沸騰，杳冥晝晦，自卯至未，而身上受數十創，血淋漓，衣甲盡濕，以身殉國。」這是一幅如何壯懷激烈，惹人熱淚的史詩藍圖，然而，英國政府卻膽敢將這尊大炮作為戰利品公開展覽，到底他們將中國人的自尊置於何地？那些揮着龍獅旗，高呼南京條約萬歲的年輕人，他們對歷史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今日，部分青年可能因住屋、教育、就業等問題暫時未能解決，把他們的怨氣投射到特區政府，繼而直指中國，甚至因怨成恨，將自己置於數典忘

宗的地位上。丘教授指出，高舉港英龍獅旗的青年，是逃避歷史，對殖民生活美化及充滿着錯誤的幻想，回歸前，英國欲粉飾其不公義的殖民臭史，在中小學課程實行「洗腦」美化工程，貪天之功為己有，將香港人艱辛刻苦創造的經濟成果說成是殖民地政府的恩德。

記住殖民歲月留下傷痛

事實上，殖民時期的香港絕對找不到普世公平價值，中國人在自己土地被洋人歧視，中國人當個普通的公務員也要接受過高等教育，而英國的流氓爛仔，拾球童也可以成為皇家警察的督察，今日香港的學者教授，對特區政府指指點點，批評中國如何如何，無病呻吟地呼喊香港沒有民主，他們怎不想想，殖民地時期，他們敢如此肆無忌憚的批評港英政府嗎？能享有今日如此寬鬆的言論自由嗎？丘成桐教授以過來人的身份道出歷史的真實，發人深省，令我們感受到殖民歲月的傷痛，喚醒我們對國家的感情。

香港只有百年的殖民地風光，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殖民地的印記又如何可以掩蓋了中國的博大精深，那些口口聲聲說不接受洗腦的黃口孺子，那些揮舞着龍獅旗的恍惚青年，有空不妨靜下心來重溫一下自己祖先的歷史：蘇武寧死不屈，北海牧羊，茹毛飲血，十九年望斷南歸雁；岳飛經風波亭之劫而毋忘直搗黃龍，精忠報國，萬古流芳；文天祥千秋正氣，大義凜然，「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字字句句，感人肺腑。看過這些光輝榜樣之後，那些受到洋污染的腦袋還不該清洗一下嗎？舉起龍獅旗的手不感到麻木嗎？「南京條約萬歲」，從根本上破壞了「民共和解」的氣氛，更加擺出了欲作美日圍堵中國馬前卒的態勢。

□司馬輝

蘇貞昌媚日 禍及民進黨

【兩岸三地】

中日在釣魚島的爭端不斷升溫，作為台灣島內最大在野黨的黨魁，蘇貞昌選在2月3日至7日起日展開他任職民進黨主席後的首場「政黨外交處女秀」。此行他既無強力宣示釣魚島主權之舉，還顯示「聯日抗中」之意，對民進黨而言，蘇此行非但沒有為其加分，反而攪動起大陸當局的敏感神經而惹禍上身。

蘇貞昌拜會執政的自民黨以及在野政黨，並聲稱達成了三點共識，力促台日漁權談判趕快着手進行，共同防止第三勢力介入。這「第三勢力」被外界解讀為中國大陸；他倡議「美日韓台」籌組「民主同盟」，又被認為是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圍堵中國」的「自由民主之弧」訴求相呼應。大陸國台辦和官媒都集中火力狂轟蘇「媚日抗中」，火氣之大，近年罕有。蘇在遭遇痛批後才知惹禍，在行程尾聲時開口說「釣魚台是台灣的」，並透露有意在春節後啟動運作「中國事務委員會」，以期修補與大陸的關係。

李扁老路 斷送前程

蘇貞昌此行選擇與民進黨關係密切的日本，企圖利用日本來制約中國而得以逆境中加分。不過，精於算計的日本人怎會輕易被他利用，日方並未公開承認三點共識。他倡議「美日韓台」籌組「民主同盟」，也遭相關國家冷待。

民進黨2012年大選落敗後，總結敗因出於沒走好兩岸政策這「最後一哩路」。蔡英文落選後開始深耕基層，謝長廷率先登陸，蔡謝把轉型的最大訴

求都繫於改善兩岸關係，但蘇接任民進黨主席後，除了恢復設置「中國事務部」，並設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之外，並未採取實際行動改善與大陸方面的關係，用島內政客的話說，連他自己多年來標榜改善兩岸關係的「蘇修路線」也提都不提了。

在保釣的問題上，李登輝一貫主張釣魚島屬於日本；陳水扁主政時期強烈反對海巡巡警船艦護航民間保釣船，也反對與大陸聯手保釣，李扁都是以出賣釣魚島主權來換取美日安保同盟納入台灣之人，而蘇貞昌現在領導的民進黨正在重返李扁的錯誤道路上。

台灣若介入日美「圍堵中國」的計劃，必然失去所有兩岸和平紅利。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攸關領土完整、共抗外辱之時，民族矛盾大於階級矛盾，此時的政黨之爭可以瞬間縮小到最容易彌合的狀態。處於轉型期而又急於尋覓打開對岸之門的民進黨，本應好好利用這一天賜良機，擺出維護主權、捍衛領土的姿態，民共和解可說是水到渠成。這樣做對價於把「愛台灣」掛在嘴邊的水進黨來說，其實並不難，在島內政黨之爭的激流中該黨不時都會站在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來罵人家「賣台灣」，今天蘇貞昌反被新黨主席郝慕明罵罵「賣台灣」，並斥責其「不求主權，何來漁權」。

民進黨內不乏年輕有見識之人，但奇怪的是該黨的路向總是被「台獨大老」騎劫在「獨」車上，還要容忍着蘇貞昌式的「天王」老而僵化的思維模式的煎熬。蘇貞昌除了領導黨重返李扁老路，已技窮到了無新路可走的地步。此次「政黨外交處女秀」又被其拙劣地表演而變成了「媚日行」，加深了與大陸方面的敵意，為黨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由此可見，民進黨已經到了該結束「天王」輪流坐莊把持黨務的時候了。

民進黨內理性聲音正在抬頭，希望能借轉型而重新開啓兩岸和解的大門，尤其是積極尋找與大陸當局深一步的溝通機會的這一部分人，他們十分在意過往被大陸方面視之為「台獨暴力黨」的印象，刻意為洗脫這一不光彩的標籤而在努力重塑形象。可令人遺憾的是，蘇近來的所作所為，完全與這些人的努力背道而馳，他發動的「火大倒馬大遊行」予人重返街頭暴力抗爭、放棄理性表達訴求的印象；而在兩岸政策沒有任何作為的情形下，又急於赴日，從根本上破壞了「民共和解」的氣氛，更加擺出了欲作美日圍堵中國馬前卒的態勢。

擺脫「天王」 重啓新路

中日因釣魚而劍拔弩張，隨時有可能爆發武裝衝突，在這場危險的博弈中，台灣竟然還有人想藉此一關乎民族大義的問題上，為達到一己私利與敵結盟，以犧牲主權換取政治油水，這種極其危險的玩火行為，說深一點，恐怕已與漢奸無異。在大陸當局和人民看來，媚日等同是在作奴顏婢氣的漢奸，一旦某一政黨被標上「漢奸黨」的印記，兩岸關係的大門自然就會對其自動關閉，再想與大陸方面交往是絕對沒可能的，島內政黨都應正視這一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

蘇貞昌明知「台獨」本來就與日本淵源深遠，甚至目前仍殘留着千絲萬縷的和糾纏不清的聯繫，還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出這樣的錯誤選擇，讓民進黨在兩岸紅藍綠三方的互動牌局中暫時喪失了出牌權。在等待新牌局的出現前，民進黨可以做的也只有先換掉蘇這種愚昧老套的出牌手，屆時才能再次入場。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